



08054

王忠文公集卷六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湖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贅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藏板

手不可探北回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嘗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卽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

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諡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藏板

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卽拂衣去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志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

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
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
溪以儼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
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
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
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
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
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也及淳熙中應庵華禪
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
濟正傳於大慧爲嫡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
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
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
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
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
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
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竝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竝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峰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卽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尙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卽有茲峰而南康由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峰竝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于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于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峰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薦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禱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歿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各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故有祠宇以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曰二賢祠至正壬辰兵燹之餘祠廢者久元年歲丁未實禱至郡之明年始卽其故址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周子朱子郡國之通祀也南康乃獨並列而專祠之何也此邦二先生之仕國也因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其過化之地而祠事建焉繫人心崇德化也按周子當熙寧初由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以屬疾且將改葬其先墓遂求爲南康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朱子以淳熙五年秋被南康之命累辭不允六年春三月乃到官八年春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而去蓋周子之在郡居亡幾何而朱子則居官者二年興學宮建公廨蠲屬邑之租稅立先賢之祠宇造石閘以捍水出官粟以賑民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邦祠事之所爲建者豈特以二先生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繼往聖開來學而承斯道之統哉昔之循吏固有旣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者矣所以繫人心於無忘崇德化之有本庶其在此始未可與郡國之通祀例論也雖然二先生之道衣被乎天下雖萬世一日也蓋聖賢之爲道猶天地之示人霜露日星無非至教川流山峙皆其儀刑隨寓而存初無間於今古邦之長吏與凡人士歲時奉嘗於斯萃止卽其秉彝好德之心擴而充之以求至於二先生之道斯可也嗚呼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

同心豈待強致而他求哉亦在乎反求諸身而自力焉耳况二先生之道具在方冊學者自童幼而白頽同所誦習者何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此則夫人之通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故奉其祠必也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禱之所望於後來而亦今日所當自勉者故爲記而僂言之祠在郡治之南三百步廟學之西一十步而臨彭蠡而廬阜在其西舊有記石今毀不可考云

羽福軒記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姬山朔隱于上清山中作屋達觀堂之東偏而居之抱真而元覽澄神而凝思居常裕如也嘗題其軒之顏曰羽福其言曰人情之所願欲者莫重於福矣自吾視之其輕猶一羽然爾吾非拂人之情以其所重者爲輕也夫人以爲重而吾則輕視之則舉凡天下之重者不能累我矣此吾之所以爲道者也他日客有過焉而語之者曰子之所謂福是世之所謂福也今夫世之所謂福者我則知之安富而尊榮位高而權盛耳目口鼻四支之所嗜慾無求而不獲無好而

不遂也此其爲福也固人之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
今子獨儼之爲一羽此其自待也重待物也輕庶幾
知道者乎雖然未也徒知福之爲福而不知非福之
爲福不可也夫福與禍相爲倚伏者也福之厚矣禍
未有不從之者也吾且與子論非福之爲福夫軒冕
人之所榮也而吾視之如塗泥爾金玉人之所愛也
而吾視之猶土苴爾巖居而穴處寂寞以爲宗也草
衣而木食澹泊以爲生也攻苦守約人情殆不堪焉
若是者世之所謂非福也而吾則以爲福焉何也吾
之道本大故也噫非福而以爲福雖謂爲無福可已
無福已子尙奚得而儼之乎夫以福之福爲福雖視
之輕猶有累乎物之意也以非福之福而爲福則且
與道而爲徒矣尙奚外物之累乎雖然未也吾聞之
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下之故不
能以相櫻是之謂自亡其心蓋其心猶死灰而身若
槁木之枝然若是者福之福與非福之福皆無所用
矣夫人之所本者身也身之所主者心也心與身旣
不有矣而奚取於福福旣無用矣又奚儼於羽乎吾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尙冀子之進於是也苟進於是焉則子之名斯軒者
吾其無取乎爾矣姬山朔稽首謝曰先生之語我者
何其至耶吾將著之朝夕因之以自進也客乃次第
其語以授之姬山朔者周良初姓名之別稱其字曰
白士有道之士也嘗與客爲方外交客爲誰金華山
人王禕子充甫也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
家歛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東萬年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
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
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
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
庚午旣登進士第至瀆熙丙申屬予祠家食兩嘗歸
婺源展省邱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壟松楸
已傷于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
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
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從孫

光始以訴于浙省閩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邦于侯文
傳守是州兩府乃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
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
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
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
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百晦久占于富民光復以
爲言繼而茶陵李侯祁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
始得用其田人以共祀事而五世適孫勳實自建來
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
州事括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鄱陽余侯椿兩嘗新之
皆旋燬于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
爲守之明年也州事旣簡乃議爲之重建鄉之人士
咸樂輸材薦工以欣助之爰卽故址以基以構廟室
中巖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
事于四月訖功于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
境也於是前建康儒學正詹恆德化縣主簿汪惟善
皆州人以爲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禱爲
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爲通祀然其于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吾先生之道萬世而無弊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爲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爲記而茲併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

寫易軒記

去涪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尙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尙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峰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禱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于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禱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旣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旣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夫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則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于是焉則後學

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于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于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建昌州新作譙樓記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十四

退補齋藏板

建昌州治之前舊有譙樓其上則伐鼓鳴角以警昏昕置漏數刻以節晝夜而其下爲門闕於以出令行化而集吏民肅賓客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兵樓不復存前知州涿郡劉侯貞嘗重建其廳事而樓以費鉅不克爲今知州貞定趙侯有慶居官之明年州事就簡乃始鳩工僦材而新作之爲屋三間列楹二十其崇三十有九尺雄壯宏麗幾倍其舊旣成趙侯合僚佐以落之士民具瞻江山改觀於是乃稱其所以爲州者矣洪武戊申二月壬寅朔其落成之年月日也

初趙侯將興樓役余方佐郡南康以其事告余余謂侯曰第成之吾當記之耳及成侯使來告曰樓成矣願爲記且夫子嘗墜言焉幸勿辭余乃不辭而記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其提封之廣編戶之眾視古侯伯國門觀之設所以昭示等威宣布教令禮之所得爲者也得爲而不爲則失於儉不得爲而爲之則失於僭君子無取焉爾矣建昌之有譙樓揆之於禮其在所得爲實由趙侯爲政練敏而周裕能使民以時而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奚君萬里又協志壹慮力贊其謀故其役雖鉅而民不病功不逾時而績潰於成是其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傳者謂常事不書凡書之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有加其度歟曰非然也春秋書新作門觀重其事而已蓋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有故而創始則書之豈非重其事哉今茲樓役考其由則有故論其功則創始據事而書則合春秋之法矣按建昌州本漢海昏縣地又艾縣地也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十六年始置建昌縣中平中又置永修新吳二縣建安間又分置西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安縣晉海昏艾永修新吳建昌並屬豫章郡而改西
安爲豫章縣宋永嘉中省海昏隋開皇中又省永修
豫章新吳艾四縣入建昌縣唐武德初置南昌州又
分置龍安永修新吳三縣州尋廢仍爲建昌縣而三
縣亦省入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南康軍而建昌縣始
來屬元元貞二年陞天下大縣爲州而建昌縣始爲
州此其沿革之略也余旣書其陳績而州之沿革前
無所登載因併著之

緯蕭軒記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丹邱子僑居秦淮之上結屋三楹間制甚樸陋蓋不
用瓦而織荻爲簟覆其上以蔽雨屋之四旁爲屏障
者皆是物也他日臨江君造焉笑曰是豈莊周氏所
謂緯蕭者乎以此爲屋始貧賤者之居爾子顧安之
盍遂以爲軒名也丹邱子走見金華生曰臨江君之
名吾軒也近取諸物誠亦稱矣抑君子居室之義未
之聞也先生盍有以言我之意哉金華生蹶然良久
乃謂之曰若知之乎君子之爲居也不飾於物不累
於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彼世之貴富者我知之矣

廣宇渠渠隆巍藻悅而文楣綺疏而錦帷於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誠亦足樂矣然孰知樂者哀之媒侈者禍之基不旋踵間覆亡而滅彝者往往而是也彼所藉以爲樂者吾見其爲桎梏鞫羈而已耳曾足歆豔乎惟君子也不然環堵之區方丈之室茅茨不翦蕙葑是飾蓬戶甕牖無異乎瑣窗翠恩也木榻菅席不殊乎重茵翟毳也若是者何也吾之心與理一吾之身與道一物不能以誘之俗不能以變之故常熙熙焉休休焉其處之若浮其行之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若游人見其有所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樂也彼貴富人之所爲樂者果可以同日而語之哉今吾子之居也固君子之所爲居也充是以往安之能終身焉爲樂殆不可言矣尙曷以余言爲抑吾聞之古有至人者其爲居也以亡何有爲鄉以太虛爲家視天地猶蘧蘆也八紘之遠猶我戶我闔也吾子尙有意居於彼乎子苟舍此而居於彼也將吾有日乘成以相從未爲晚矣丹邱子謝曰先生之言其造於理矣於是筆之以記其軒丹邱子曰王復本臨江君者練伯

上金華生王禕子充也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毀于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卽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記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榱桷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

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旣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王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旣新作其居第復於其後構樓七楹間以爲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月迨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十九代天師太元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上清外史薛元卿名之爲高
風而豫章揭文安公實記之太元仙去二十五年亭
亦毀不存今冲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
成登樓而望之塵湖琵琶徵君聖井貌姑雲臺仙巖
象山諸峯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
之遺趾不一里而近巖姿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
所爲名而使來徵記於余夫太元之道老子之所爲
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
有所爲也古之善爲治者蓋嘗用以爲天下而天下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寧壹矣是豈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
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迎之而不見其前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
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冲虛之道卽太元之道而已
其靜也襲常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守其
一而無所宰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物無
疵癘出而佐明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化
焉前作而後述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于繼承者
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冲虛之志者歟抑

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蜚廉桂觀之屬作焉想夫風晨月夕天宇澄肅沖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盼嚮潛通太元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駟鳳輿百靈衛翊繽紛而後先焄蒿悽愴如將見之庶幾擁其慶祥之福乎神明之裔益綿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尙爲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旣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爲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胥卽其後及兩旁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于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婺爲上縣南昌張君爲令三年于茲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毀于兵惟譙樓僅存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弗稱君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乃益以興造爲己任勸民之有餘力裒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趨之其中爲眎事之廳廳之後爲燕處之堂廳之前爲儀門其左右爲步廊堂之後爲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爲而廊

之兩旁爲羣吏之舍又其東爲部使者分司之署其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爲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有五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竝者益之而割他地之隸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于洪武二年六月己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君使民有道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爲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余曰子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爲烏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綱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爲義烏距今七百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爲豈因仍更革之際固係於時歟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今義烏得張君爲令旣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興事以成其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誠字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治行爲諸縣最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興造茲不著贊是役者主簿李君某也

致樂軒記

吾友東陽蔣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穹棟奧宇亭館園池之適焉他日復卽內堂之前構爲小軒前臨清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余記諸其顏之左方嗟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清之時焉而烹熟羶薌以飲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爲養養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彊壽豈且子孫眾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

人所易及哉雖然温清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伯康氏蘊其才器不爲時用而居鄉里夙有仁義之譽故吾願伯康於此加之意也苟進於此而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君子事親之道豈復有加于此者哉予也奔走于外有母而不遑將也因伯康之屬能無欲然於心乎書以記之旣爲伯康喜且并以志予愧也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一古

退補齋
藏板

謁周公廟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壑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修形勢殊幽阻廟東北數十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卽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樓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

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部使者字不魯翀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嫄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怪余因歎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沒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邨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邨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爲周公故所居地且其址旣阻隘道衢尤險狹周公以豕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卽此建廟故遂謬指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卽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祠舊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守臣曰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爲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

二年出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至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于今其出也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錄以爲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季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小卮適有陰雨微下風起撼羣木響獵獵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泣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加釐革李以縣事繁劇爲辭余遂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謁茂陵記

漢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綑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爲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多在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爲
衛青墓其高二丈少東爲霍去病墓高如青墓而頂
銳支旁分鉅石矗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云去病
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
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以去
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顏師古云冢上有堅石冢前
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冢視
青墓高少減世傳爲丞相公孫宏墓也茂陵西一里
爲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高八丈名習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成世謂爲英
陵蓋其上爲級陛之狀與諸陵所製特異此漢家妃
嬪始終承恩寵者也又按武帝故事帝嘗見形謂陵
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
上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其禁之平頓首謝卽不見推
問陵旁果有方石可爲礪吏卒每盜磨刀劍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以爲神道芒昧不宜爲法乃止嗚呼武
帝去今千一百八十八年世易代殊向之神靈無復
見矣蒿萊榛棘極目悽然而收豎耕夫朝夕蹂躪徒

以資後人之慨歎而已洪武辛亥四月四日余至興平其令沈君主簿朱君苦相留因乘間謁陵下撫盛衰之無常歎年運之徂往瞻仰久之而去同行者儒士劉仁夫謝安仁也

漢瓦硯記

漢未央宮諸毀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

卷六

王忠文公集

瓦

退補齋藏板

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卽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麤又入土歲久頗渴水比銅爵臺瓦爲少劣抑豈知銅爵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于漢初爲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樸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

禱盍爲我爲之記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
不易言而禱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
於儒先君子者爲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
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
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
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
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
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
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

卷六

王中心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入德先後本末無不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
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
明之于心矣旣思矣必見于爲見于爲者行也行則
誠之于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
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
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
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
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
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

其德則行而誠之于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
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
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于
自得始足以言說說在於中則油然而充充于中則
形於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
莫能知之雖己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効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
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禱不佞輒誦所聞於右兩
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禱也將圖以自淑其躬
云

尙友千古齋記

昔者孟子論取友之道有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釋者謂各以小大來相友自相儔
匹是已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

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釋者謂此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
樂其崇茂也予始疑此說爲不然且吾誠天下之善
士矣世豈無復如吾者乎今而曰苟有如吾者吾雖
友之而固未可以爲足其必好高慕遠以尚友乎古
之人是今之人舉不古若也是厚於自待而薄以待
人也孔子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
可徒以古今分高下遠近耶及予取友四方隨予材
識以求儔匹蓋亦有年凡友於予者固未嘗敢以淺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中窺之然其能厭於予心者實未始數數然也問因
念世之論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人其果異于今
人耶則曰取其詩書而誦讀之以觀其言論其世之
上下以察其行至于氣投意會之際恍若與其人心
交神遊相周旋于古之上不復知與之異世且恨
不生其世爲之執鞭而親炙之于是乃知孟子尚友
之論果若使人好高慕遠以樂其崇茂者所以然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于人心之良感覺見自有不
能已焉故也豫章王君敏文居京師所居之齋曰尚

友千古蓋今天下之善士君既盡友之然必曰尙友云者此其志豈特樂其崇茂而已乎是將永無媿於古之人而後已焉耳雖然吾誠無媿於古人也則固非一世之士千古之下人之尙友於我亦猶吾今日所尙友者矣而士君子以萬物皆備之身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者豈非不篤於自信而徒以自遏其躬耶然則敏文之意不其欲以自任而自期也耶故因道予所論爲其齋記或者知予亦有志于尙友者也

韋齋記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得乎天非上智之資其性鮮有不偏者焉唯君子爲能矯其偏而歸于正故傳有之曰及其成功一也抑君子之致力於斯也豈惟日用之際卽事而加察而平居涵養之時尤必假物以致傲然非自知之明者烏能以及此夫其自知之明則無待于外矣顧猶有假乎物者蓋物具夫性質之一偏而非能變通者也吾能假彼之偏以矯吾之偏此所以爲自知之明歟今夫物之粹者莫如玉而

德之疵者假之故記禮者曰君子比德于玉物之明者莫如鏡而道之昧者假之故韓非子曰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特此也昔者董安于之性偏於緩其佩也以弦弦物之性急者也西門豹之性偏於急其佩也以韋韋物之性緩者也此皆所謂假物以致儆者非自知之明烏能以及此高昌僕君公遠卽其讀書之室繫韋於牖而扁爲韋齋曰吾恐吾性之偏于急而不自知也故効西門氏之爲而致是以自儆焉然則公遠其自知之明故歟公遠登進士乙科入翰林爲太史文章事業人皆以古人望之剛明敏達而直道守節者也未始見其偏于急也公遠因其性之所近而或恐流于急也而致是焉涵養之功如此豈非自知之明者歟公遠謂禕願爲我記其說禕聞柳子嘗賦佩韋矣其言曰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夫柳子雖非自知之明者而其言不可謂非合乎中庸之道請書之以爲記可乎公遠曰諾遂記之

卷六

王忠文公集

語

退補齋藏板

太史徐君爲讀書之齋扁之曰寶硯硯之爲物士大夫所同寶也今公乃獨以爲寶且遂以名其齋何也或曰硯與筆墨蓋氣類也筆之體銳而硯則鈍者也墨之動而硯則靜者也然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惟硯之壽爲久遠是鈍與靜有合于道也學士大夫於是得養生焉公其因是寶之歟或曰學士大夫之表見於世者不措諸事業則託諸文章文章之旁行於一時復垂於千載者人知爲心思所形無假乎外而不知將以著之簡牘也硯實有助焉公之寶之者抑以其有功于文章歟金華王禕曰不然君子之於物也夫豈拘拘求其故而以爲好玩哉隨所寓而寓其意焉耳謂硯於文章爲有功於養生爲有道而寶之固也竊意公之所以寶之也蓋亦寓意而未嘗拘拘求其故也何以知其然也鍛鍊何道也以嵇康之達而好之蠟屐何功也以阮孚之放而好之彼之所好所謂寓意者也而可必求其故耶求其故而以爲玩好則留意於物矣故夫薄富貴而輕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者皆留意之過也是則以硯而寓意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雖鳳味龍尾之爲珍礦石陶瓦之爲賤皆所不問而皆可爲吾寶又奚假其功泥其道拘拘以求之耶公曰子之言誠是也盍爲我記之禕聞眉山蘇公之記寶繪堂有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禕於此亦云可乎公曰諾則并次或者之言書以爲記公字元度毘陵人也

舒嘯臺記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至正五年今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眞定蘇公以集賢侍講學士奉天子命宣撫京畿明年旣復命則退休故廬築臺於所居之近取晉陶淵明歸去來之語名之曰舒嘯意若有慕于淵明者焉世之論者以謂君子之出也道爲重而身爲輕其處也道爲輕而身爲重禕竊以爲不然道非有輕重也而身亦安有重輕乎是故出而道爲天下國家之用則其身固已重處而獨善其身道之在我者固未始或輕也嗚呼吾蓋今日於公見之始公以天子諸生致身膺仕敷歷

中外天下之士無不望其大用既可見其道之重而身亦重及一旦退休功名富貴舉不足爲其累而天下之士惟恐其不復出也其身之重而道亦重又豈不可見乎公之出處其係于天下之重若是顧乃慨然有慕于淵明而効其風節此公之高所爲不可及也故嘗論淵明之去當義熙三年是時劉裕權勢寢盛淵明爲貧而仕爲一縣令非有當世之責然思保其身名以全大節而不欲爲苟去因託督郵之事以行未幾而晉祚傾矣今公生太平之時而逢不世出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主得以間學文章潤飾皇度事功德業寅亮帝工而惟滿盈是鑒奉使而還遂請告而去則公之歸固非淵明之所同矣然公之歸居亡何天子念之不置任屬愈重內而邦畿薦膺尹職外而行省略執政權公亦盡瘁事國欲反初服而未可若夫淵明既歸置身柴桑寄興松菊自擬羲皇上人樂天安命而無疑則淵明之歸又有公所不能同者矣故公與淵明其迹誠不同而自其同者求之則公之志淵明之志也何也淵明平生素慕諸葛武侯者也三代而下號爲

王佐之才者武侯而已武侯始處而終出淵明始出而終處出處之際志同而迹不同公之出而復處處而復出其于淵明不亦迹不同而志同者乎志之同由乎道之同道無有不重此其身之出處所以有係于天下重也然則公于游觀之所有取乎舒嘯之語者豈將使世之人因其所不同而求其所爲同歟昔眉山蘇公記韓魏公醉白堂謂方其寓形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禕亦以爲公之登斯臺一舒嘯之頃胸中浩然之氣蓋與天地同流而已莫之知雖不必有慕於淵明可也禕公門下士也輒記是說以質於公焉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溪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爲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冬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寡知其富貧以爲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又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爲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爲甚浙東肅訪司治于婺知其非便當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

卷六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果行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捏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旣久更張爲宜而余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定則選諸旁郡縣於是蘭溪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卽達魯花赤廉八年阿哈東陽卽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眞及衢州錄事范公琇金華卽衢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温州

永嘉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葉伯顏而
本路總管陳公以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
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
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晦而覈其得業
之人爲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
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晦稅糧之
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
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
比而分多寡爲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一

卷六

王忠文公集

罕

退補齋
藏板

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
作爲度程爲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卽每都
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稅之所在役卽隨之而受役之
田恆不出其都第以田之最多者爲里正次焉者爲
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
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
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民
利而戢吏奸者俱有科條不可悉數蓋富者弗病貧
者有瘳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

貞石以穀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爲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爲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建其長利故能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洫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狃于舊俗旣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于婺正其土田修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卹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是邦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慤字某真定稿城人以元勳世家踐敷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臣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書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隱貞堂記

隱貞堂者薛君茂宏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冠相繼世有令名至茂宏益自力于學而期有以見

卷六

王忠文公集

聖

退補齋藏板

用然早以不天自恨乃躬耕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
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
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宏念其母切竟無所就而歸亡
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真人于錢唐
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真人之門遂禮茂
宏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依而不去也則相與卽延
祥觀西偏築斯堂以居茂宏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
有道之士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吾師其庶幾矣爰以隱貞名其堂而請於崇文番陽

卷六

王忠文公集

聖

退補齋
藏板

周公作篆以題諸顏既又謂予曰吾師非子所與遊
者乎子尙爲文以推言名堂之意予惟進退出處之
際士君子之大節係焉故論者謂仕者爲入而不出
處者爲往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違
乎親貞而不絕俗者槩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已乎
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范滂所以稱郭林宗也史
言林宗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並不應有
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
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今由茂宏而視林宗其

制行亦可謂相近也矣而說者又謂隱不爲親介之推是也貞不絕俗柳下惠是也以書考之唯母之命不俯就一時之祿卒隱以終者介之推是也不以三公易其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柳下惠也由林宗而視二子其制行又可不謂相近也哉嗟乎林宗之風實兼乎二子而茂宏之操有類乎林宗其迹皆往而不返之流而其大節槩之中庸之道謂其不有合焉不可也今韓君爲茂宏爲斯堂也不唯圖以安其躬而儼人能於其倫名之復稱情焉如此亦可謂深知其道者乎自予與茂宏定交京師知其爲人蓋亦久矣故因韓君之請爲茂宏言之茂宏之家有堂曰義訓有室曰鶴齋故奎章侍書學士虞公前國子司業吳公今監察御史危公皆爲之記三公茂宏所與游而尤厚者然則視其所與可以知其人矣雖微予言可也

滄洲庵記

君子所貴乎能世其家者非世其官之爲難而世其道德爲難也三代以還于數百年之間能以道德世

卷六

王忠文公集

聖

退補齋藏板

其家者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是已以予所聞若宋之韓氏其尤有足稱者耶韓氏世居安陽而其盛昉於魏國忠獻公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柱石之力以扶持社稷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其崇功茂德雖伊尹周公無以尙之公之子孫既歷世光顯其孫曾落南家于會稽蓋五世而明善先生出焉先生之學該貫今古統一天人約而能精博而不肆固能爲一代學者所宗師其操義風槩謂之世有道德非耶世之知言者以謂安陽韓氏與東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器

退補齋藏板

萊呂氏皆宋宰相家呂氏之後有成公而韓氏之後有先生然成公出于南渡之後去東都爲未遠而先生生于今日則已爲易代之餘矣此所以爲尤難而有足稱也先生有從孫曰本中字致和予嘗與爲友其爲人溫粹而端慤篤于學而不自以爲足敏于文而不自以爲能凡言行皆將揆諸古人而無媿是可謂復能世其道德者耶嗚呼韓氏自魏公後八世而得先生既以盛矣後先生二世而復得致和焉君子之澤寧有既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者以謂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止於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今韓氏可謂世有君子矣其道德之傳勿替引之將愈久而益盛豈但十世而已乎韓氏世居會稽城西而致和學道之館曰滄洲庵者在杭之延祥觀東複渚迴塘前後映帶其境最爲幽靚致和以予之相好也間來徵言以爲記予惟昔日世家者之盛蓋有七葉珥貂三世列戟者矣而其爲盛不專在是也若韓氏之世其道德于愈久斯其爲盛矣乎夫稱人之善必尙論其世厚之道也予故於致和之屬舉其家世之盛書以爲記則其望之意亦旣厚而不輕也哉

尙德齋記

有爲老子之學者曰胡君其字尙德其所居齋因卽其字爲匾而求予言以記之夫老子之道至矣其所謂道德者要以清靜無爲爲宗然無爲而無不爲故昔之治天下者嘗用以爲治而民以寧一焉則其効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壘

退補齋藏板

之所見固不果於無爲而遂已也惟我國家之興用
兵中原草昧之際邱長春氏者出實以其道上啓聖
明以開物而成務生民免于塗炭而受其賜爲甚大
及江南旣一天下大定時則元教大宗師張公復用
其道以佐佑乎財成輔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密
而功之所及者益廣矣當其間有南谷杜真人學道
吳興計籌山國兵南伐宋且納土乃杖策軍門爲民
祈命丞相淮王與語大說一如其請及入奏對言語
慷慨深契帝衷尋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天子
悉嘉納之其道視邱公張公於是爲無媿矣然而真
人之被遇也不久則還故山鴻飛鳳逝固非世網所
能羈而論者顧猶惜其道之大不被于天下也真人
之孫是爲胡君敏于爲學凡真人之遺書皆能習而
通之其志之所存甚遠真入之道庶其能繼承而光
大之乎嗚呼去古旣遠內聖外王之術闡而不明老
子之所謂道德如是其至也其効非惟見于在昔而
著于今日者昭顯如此奈之何世之爲其學者溺于
一偏淪於空虛而卒歸于無用也予是以推本其道

卷六

王忠文公集

巽

退補齋
藏板

以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尙德之旨不其在此乎

卷六

王忠文公集

畢

退補齋藏板

以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尙德之旨不其在此乎

王忠文公集卷七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建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闢疆混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藏板

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爲天下旣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眾建省闡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俶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

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乃屬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似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藏板

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甃爲女牆下磬石爲道皆與城相周迴舊有門十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甬並興雉堞崛起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

之司爲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時爲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名以實以大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刺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浙江三月至鎮聞屬郡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尙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俶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
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
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
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
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
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卽民所秉之
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
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况今
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
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
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卽其善者表厥宅
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
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
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厯初兩遇貶黜
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
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
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

長摹勒此碑而俾禕志其下方如此云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
名永興晉許元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
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
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磅礴
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旣乃折
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
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爲吉壤
縣人任氏兄弟卽其地爲親之樂丘而構堂其旁因
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
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
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高年有隱
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
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飭一
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
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

悠然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蓋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

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況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卽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爲學亦旣知古之足以爲好矣苟能克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爲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爲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久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尙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而吾不忍以卽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

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歎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爲訓盡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爲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泛溢稍早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卽其旁濬渠行堰水以灌溉並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傅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

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昔尤鉅置牘
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牘等且闢渠
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
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
三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
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
曰通濟堰旣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
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
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
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
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
而爲較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聳善
扶誼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
以紀其勤且以告鄉之人而諭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庵者太傅府君及
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
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爲
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諡
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
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
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
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
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
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探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
第三子世安始卽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
都官大將祔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旣
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
垣墉靡缺弗完靡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
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己貲
悉更而復之爲晦若干庵前曠土墾以爲田爲晦又
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蒸嘗之需營繕之費
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

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兄漳各割私田總若干畷別儲其人庵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旣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宜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卽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旣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旣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其卒章曰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尙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闢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卽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

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
安之居於斯也惟曰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
至於舜顏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之積之夫皆卽是心而充之
事所當事初曷有計功斬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
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
閒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
于家聲孚而氣感父子兄弟夫夫婦婦無
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閭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
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
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
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

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
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
剛柔相應恒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恒
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古

退補齋
藏板

恆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恆之道也此恆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恆之爲卦而有處恆之道焉其辭曰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恆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恆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恆之貴乃恆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恆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餽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恆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恆之所爲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側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視身飭行儒者也而精於醫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恆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恆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

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清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卽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蓋縣舊治也歲更世易屋旣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恆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伙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

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
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
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眾君訪其族能業
儒者卽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
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
儒蕭損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
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旣立而書院亦比比而
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
之所被故建立學宮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
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
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
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
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悖則無所爲學矣惟朱
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
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况茲地其所嘗臨泣
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
目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
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
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
言曰吾早孤藐焉陋微無所肖似其幸克樹立獲底
于成者繄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既越
在外服而吾母艱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
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
清人子之得爲者亦旣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

卷七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
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
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
之曰善哉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
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
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
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
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而又羶薌餼饒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

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旣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恆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已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庵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辰旣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卽其旁作庵焉而爲
庵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
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
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
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歿也則體其所受
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
也所以事乎天也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歿
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
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順事歿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
或舛也歿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
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歿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
爲盡吾無以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庵之所爲名也
他日君之子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
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峰前揖而其間
阪隰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
吉壤而庵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

明軒室以妥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枝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庾涸園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并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慈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襮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穀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禱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豐衍爲風氣之所鍾故爲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留鈴記謂茲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于茲焉顧非

敢謂義事而感請名之曰阡願爲之記以穀來者使
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
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
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同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
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
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
之斃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
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
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
散無所繫生死自爲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倣
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塚然
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
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
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爲安豈非所以
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
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
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
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蓋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與宗族里黨咸受其庥廕其視范公一何盛心之有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晦其界限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云上有九峯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其辭有奇譎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秘迹瓌詭幽邃之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灑皖相伯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尙詩禮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侷儻好義遭時多故集義旅以衛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

率鄉人使耕墾荆榛之墟荐爲稼穡民以故得不死
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閩帥之職且其於
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公清嘗卽所
居之旁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
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館曰九華山房間
求余文以記之蓋自昔君子其志於邱壑者初未嘗
忘情於用世及旣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
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
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祕
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皇九
仙飛身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勳臣嘗
以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
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氛遺躅去今未遠猶有存
者公清生長于茲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嚮任
用雖林慚澗媿或不免他日苟功成名遂獲返初
服而逍遙林壑以樂其真媿之昔人又何媿耶余辱
交公清故爲之記旣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
之槩不可以不審毋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尙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爲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昶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聞嘗爲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顏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卽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衛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衛風此詩本室家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始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清甘旨之奉凡人之所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逮事之娛風樹興不待之歎蓋親存則歡泰而情盡親歿則哀悴而理極蓼莪之詩既賦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歿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昔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穉蚤嬰不天之禍風爲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冲幼孟軻之母媿儀二紀斯逾一貞彌固冰霜之質蹈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凜往牒所載何以尙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簠金之誨克奉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則徽蹟於士

林敷聲騰英振遠猷於宦轍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
心元直之願不踰太真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
弔荐降憫凶坤厚傾頽靡所憑藉仰顧復之甚至奈
遺棄之伊速結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
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妥安遺象因燧穀之改
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卉產於前墀分秀于淇園
跡美於篔簹谷勁葉扶疎歷長夏而不改貞節凌厲傲
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壺之孤操
因揭慈竹用扁堂顏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
也想夫朝夕瞻視警欬之音如在歲時饋奠焄蒿之
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芟要其至行良可
同倫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別榦王哀之墓柏著
淚以偏枯睠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儼聯
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恩
涓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眾瑞
必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貺昭然故曰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
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未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梗槩式貽後來云
爾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妥靈揭虔之所且因卽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棲真觀之西廡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洽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諭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眾皆曰唯爰卜地于巒宮之東偏其廣袤可二晦爲殿宇三楹間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映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旣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風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

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繇自抑
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粵今武功旣集
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爲己責而汲
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己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
假寵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
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旣賢矣乎維神有靈
洋洋如在邑之人土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貺者
予雖不敏尙當執筆屢書之姑述不略以爲之兆云
爾君名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官相是役以
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君仲明典史王
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
高幾千百丈綿亘數十百里當其陽有峰拔起卓特
而圓粹曰潛嶽亦曰夫容峰由峰之陞支爲羣岡蜿蜒
蝘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烏
傷武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
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鬪城據其上

卷七

王忠文公集

无

退補齋
藏板

形亦摘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甯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闕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修費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漠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旣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舄之下百里之內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禾稼之屬一舉目可盡也清風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唐嚴維詩語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爲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之槩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樂哉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觀民生之多難侯於是殆有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夫此固侯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歛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二百武而近窀穸之事旣云畢矣則作樓居屋之偏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也夫旣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笑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慤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託于茲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游息於茲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乎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

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尤拳拳焉吾是以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顏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鄭氏之子孫并示歛人焉

著存齋記

著雍涪灘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禕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戶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盡然曰此祥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泫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訊至則吾母之歿也久吾於是爲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雖然子尙有以言我之志乎哉禕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慤以先之愛也者主乎恩而無

間者也慤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慤焉而兼
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既見其
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
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
梅交莫逆而無閒也知其爲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爲
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
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
能道吾之志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
也乃遂書之爲記焉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鰲諸山
山水明秀民俗淳美異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
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
燬焉郡地旣入職方朝廷慎擇才賢宜郡縣而惠綏
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
興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旣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
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旣就緒則相
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墮廢若此不

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被掄選膺牧字之責以臨蒞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况山川之勝今猶昔耳輪焉奩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復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樓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涵圃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潰于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吏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爲縣以明達之才施豈弟之政而能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悅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獨喜黃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喻君字某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於齊爲東偏非其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卽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閒來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卽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艱也及旣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

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
正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
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正則固宜忠厚
以爲心也今仲善氏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
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
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正者也累
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婺者是爲文清
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
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
乎文清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正爲居名也固吾文
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
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爲學焉斯可也苟徒
冒其居之名曰營正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
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
諾吾敢不自厲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
之言益我也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
遂記之記之者爲誰婺人王禕子充甫也

卷七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